



© 傲俯神韵
2005年 纸本
180cm × 115cm

李金生



1964年生，山东省济南人，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2004年就读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名家班。

借古开今 有容乃大

——李金生写意花鸟作品印象

贾德江



我注意了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名家班进行研修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位画家，李金生的作品尤其引起我的关注。或许是因为步入当代的写意花鸟画后继乏人，少有他的那种清新刚健、大气风神的作品，使我饶有兴致，开始细读他的画作。他的画给我的第一直感是：神情飞动、积健为雄，画中荷草树花、鱼鹰野鸭，生意盎然，不仅技法娴熟、精到，构图立意也很有传统的神韵和个人情调。画面发散出的气息和品格萧散清逸，含弘光大，其间还蕴含着昂扬的精神。正如林语堂所云：“绘画是中国文化之花。”没有对中国文化的相应领悟，是绝对不可能在写意花鸟画领域里有所建树的。他的画以气韵夺人，如“大风大声”，骨力遒劲，笔饱墨厚，气势雄浑。画家既继承了文人写意画的笔墨表现形态，同时又有效地克服了明清文人画气弱韵稀的时代局限，成功地将唐宋艺术所崇尚的大气丰韵输入笔墨之中，力求气足韵丰，溢出画表。他善画大景写意花鸟，虽笔意纵横、激情挥洒，却笔中有物，纯化有据，较多地顾及到物形物态与笔墨之间联系，不致流于空泛。此乃李金生操守的由正及变的创作思路，正如徐悲鸿所说：“艺有正变，惟正者能知变，变者系正之变，非其始即变也。”在当今画坛争奇斗胜、竞相变异的时风下，涌现了不少的才子，但也普遍存在笔底空泛的弊端。李金生表面上没有激进派变异的先锋姿态，而实际上，他正以不急不躁的平和心态，坦坦实实在作着“打进去”和“打出来”的努力。

他的画风属于“半工半写语体”或称作“小写意”花鸟画。由于画家兼顾到物态、物形、物色、物性的写实性和笔、墨、色的生动性，兼顾到文人意趣、个性、才学与欣赏者普遍接受的可能性。李金生的花鸟画在美学情趣和工致程度上介于大写意语体和工笔花鸟语体之间。它和大写意语体并无严格的分界，只是笔法和主观性程度的差异。如果说写意花鸟画是现实与浪漫的结合，主观与客观表现的统一，那么，大写意一路更倾向于浪漫主义，是浪漫中的现实，有自我背后的共性；半工半写的小写意一路更倾向于现实，是现实中的浪漫，有共性中的自我。

© 梵净雨憩
2005年 纸本 177cm × 64cm

从半工半写语体就近的传统来讲，除了17世纪的恽寿平、18世纪的华喦之外，上承陈洪绶的三任（任熊、任薰、任颐）尤其任伯年以鲜活生动的造型和明丽可人的色彩，成为半工半写花鸟画的样板和20世纪画家效法的宗师，吴昌硕、王一亭等大写意画家亦曾师法任伯年。其实，大凡走写意花鸟画之路的画家几乎没有人可绕开任伯年画风的，李金生也不例外。他有过较长时期临写任伯年作品的经历，他的八哥、鱼鹰、南雁，形神都有些任伯年的味道。但是，与众不同的是，李金生虽依傍任伯年之笔法，只取其勾勒、点簇、泼墨交替互用的一面，却舍弃赋色鲜活明丽的一面，又融会了陈淳、徐渭、八大具有高逸情趣的水墨精神，使自己走上了一条崇尚“水墨为上”的艺术之路。

李金生的半工半写语体在造型上不走极端，没有乖张怪戾的变形，避免了因夸张容易产生的粗率与空泛，虽不如工笔那样精谨也没有刻意雕饰的“制作”处理，却避免了流于匠气拘于形似的风险。他的花鸟画以笔墨的丰富性、表现生物的鲜活性而见长。在传统花鸟画历经数代大师尽领风骚而进入当代寻找新的承变的浪潮涌动中，李金生不逐潮趋利，不望风使舵，始终把握着在充分继承传统花鸟画的理、情、意、境、趣和表现法度的开掘中，保持着清醒和自觉、自悟。他重视绘画语言的锤炼与丰富，尤其注重使花鸟画语言之变更适于现代人精神生活与情感交流方式的需要。为此，不仅在语言的变异中发扬古代花鸟画的“写生”、“寓兴”与“写意”传统及近现代富于创造性的传统，更着意于绘画性追求，强化视觉张力，发展直指本心的视觉语言。对西法的引进不再限于描述性的写实技巧，而是在具象再现中不同程度地引入表现主义因素、抽象主义因素。对传统的发扬也不拘泥于



© 秋高气爽

2005年 纸本 151cm × 81cm



旧有的格律化程式，而是力图突破原有的造型观、构图式、笔墨法，营造着更为广袤自由的艺术时空，构筑着更单纯强烈的艺术形象，表达着更真诚、更生动也更多样的审美感悟，创造有别于前人而独具个性的新风格。

可以明显地看到，李金生创造新风格的方法是对原有花鸟画语言象物抒情诸因素进行解析，取其一端，加以强化，使之发挥尽致，逾越前人。比如，对他的水墨写意花鸟中的水痕墨迹，廓而大之，夸而张之，突破原有的笔踪，把妙在控制与非控制之间的水墨表现力推向极致。与此同时，他亦着意引入其他画法与视觉样式，使之融合为一，形成新的架构，重组新的秩序。比如在他的作品《秋雨初晴轻烟碧》中水墨与白描结合，《雨后蕴情长》中双勾设色与没骨结合，《碧空无际》中没骨点虱与泼墨、倾水结合，《栖禽涤露图》中花鸟与山水结合等等，从中又显示出在取象、构境、写情等方面继承传统又超越传统，取法西方又变化融通的一些共同趋向。比如取象更求单纯，却力避孤立静止，李金生已摆脱了利用大片虚白以突出花鸟的旧程式，变暗寓时空的手法为显现时空的可感性，以不省略的背景，使物象处于联系与互动中。不但没有削弱花鸟的主体地位，反而“以大观小”地使花鸟生息于应有的生态环境之中，情景交融，妙趣横生。同时，也挣脱了靠题诗、题句而引发联想，也不完全依赖花姿鸟态对环境的暗示，而是十分精意地表现晨光、暮色、月影、露气、风雨、阴晴，抒发自己有动于衷的感受、触动与体悟。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李金生已变小情小趣为构筑宏阔的意境，画庭园花卉之美而不局囿于一花半叶之趣，而能够于芥子中见大千；画山乡花鸟

◎ 秋雨初晴轻烟碧

2004年 纸本 137cm × 69cm

◎ 雨憩 (右图)

2004年 纸本 180cm × 115cm





微山湖燕子归来
金磊 北京

© 微山湖风景 2004年 纸本 151cm x 120cm

之丽，亦不止于自由野逸之情，而是放眼于雪原沙野与原始森林，表现大野雄风强悍瑰伟的奇情，讴歌原始花树幽深丰茂生生不息的哲理。这种似乎旨在摆脱城市噪声与环境污染的高旷情怀与全新旨趣，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的。《秋浦落雁》、《苍翠微山湖》、《庭院情趣》、《秋高气爽》等作品都呈现出画家的这种审美特质，画中空间深度感很强，造出的意境主要不是诗意化的，而是更生活化的，表达更贴近自然的空间氛围，手段在于拉大墨色浓淡与用笔的虚实程度，有一种强烈的宏观意识。这种空间传达方式在元人的山水画中有过特殊的表达，李金生在画山水时曾体会过这种传统作法，后又将其移植到他的花鸟画创作中。画中不仅表现动植物本身还包括它们生长和生活有关的一种环境，如坡石水口、林莽草地、巉岩巨石、池沼溪潭、篱笆棚架、葛藤鲜苔等等，追求总体精神和气势，追求天机天趣，表现大美，以体现一种“大花鸟”精神。李金生的花鸟画也因此更为立意开阔、气势宏伟、磅礴大气而不失精微，生机勃勃而意蕴无限，给人以尚趣、尚势、尚气、尚力、尚韵、尚法的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

李金生的画路很宽，表现手法多样丰富，但他既不囿于古人，也不似于他人的形象程式，而总付之以新的审美感受和创立新的程式。他具有一种悉心留意、品格慎悟的秉性，不仅善于采多家之长而自出新的情态意趣，还勇于开拓题材新的表现领域。他非常强调尊重自己的感受，不断调整、创立和丰富属于自己的绘画语言和笔墨形式，而求得一种平实的典雅、朴素、善美和怡淡的浑厚华滋，使其作品在位置的经营、构图张力、意境的追求都具有时代的新意。

李金生为人诚朴，不善言论，惟潜心作画，追求着一种至真至诚、远离虚华的人格志趣。有人称之“耳不聪却眼明，口木纳却思捷”，实乃为大巧而语迟，大智者若愚。也正是这种耿介和虔诚，使他能借古开今，得其水墨写意花鸟之精髓。

2005年7月31日夜于北京温泉花园



© 大吉图

2005年 纸本 160cm × 77cm



© 湖光秋色清溪长 2004年 纸本 108cm × 242cm



中国花鸟画发展至今，面临着一种困境，主要表现在作品缺乏艺术活力与时代生命力，同时也面临着传统与时代的双重夹击，很多人丧失了清醒的头脑。艺术语言上的探索也被无形地标榜为各种各样国粹的形式，画面视觉组合平板且流于雷同，或者借助于古人作品的局部加以改头换面，或者对今人的作品东拼西凑，陈陈相因。从而导致近代以来花鸟画发展乏力，而又一直未能

扭转的现状。在风云变幻的中国画坛，李金生坚持在传统基础上创新的理念，重视绘画语言的锤炼与丰富，讲究笔墨运用过程中依序留在画面上的笔痕墨迹。笔墨形态大至泼墨小至皴点，甚至渲染都讲究体现自己“意”的表达。面对一个发展迅速、变化万千的时代，李金生不再满足于沿袭古代文人画中诗书画结合互补的语言方式，即使仍不废除书法题词，也更着意于绘画

性的讲求，强化视觉张力，发展更适于现代人审美观念的视觉语言。从李金生这幅《湖光秋色清溪长》代表作中，不难看出，画家根据表现对象特征，结合自己的个性与修养，提炼概括出来的笔墨形态及其有机的排列组合，通过它们在特定环境中的对比、转换和渗透，形成一定韵律和节奏，从而在司空见惯的物象中开拓出美的境界，并给人以返朴归真之感。

湖光水色兩相和，楓色風流
氣味，數分沙草，綠野欣獨
立灘頭，益涉然。
乙酉年五月於中國畫院
何克敏書



© 秋日高歌 2005年 紙本 180cm × 144cm



◎ 花间对话 2005年 纸本 71cm × 140cm



◎ 荷塘岚影 2004年 纸本 57cm × 120cm



◎ 鸟鸣果更香 2005年 纸本 70cm × 139cm



◎ 清韵 2004年 纸本 89cm × 89cm



◎ 吉祥如意
2005年 纸本 168cm × 75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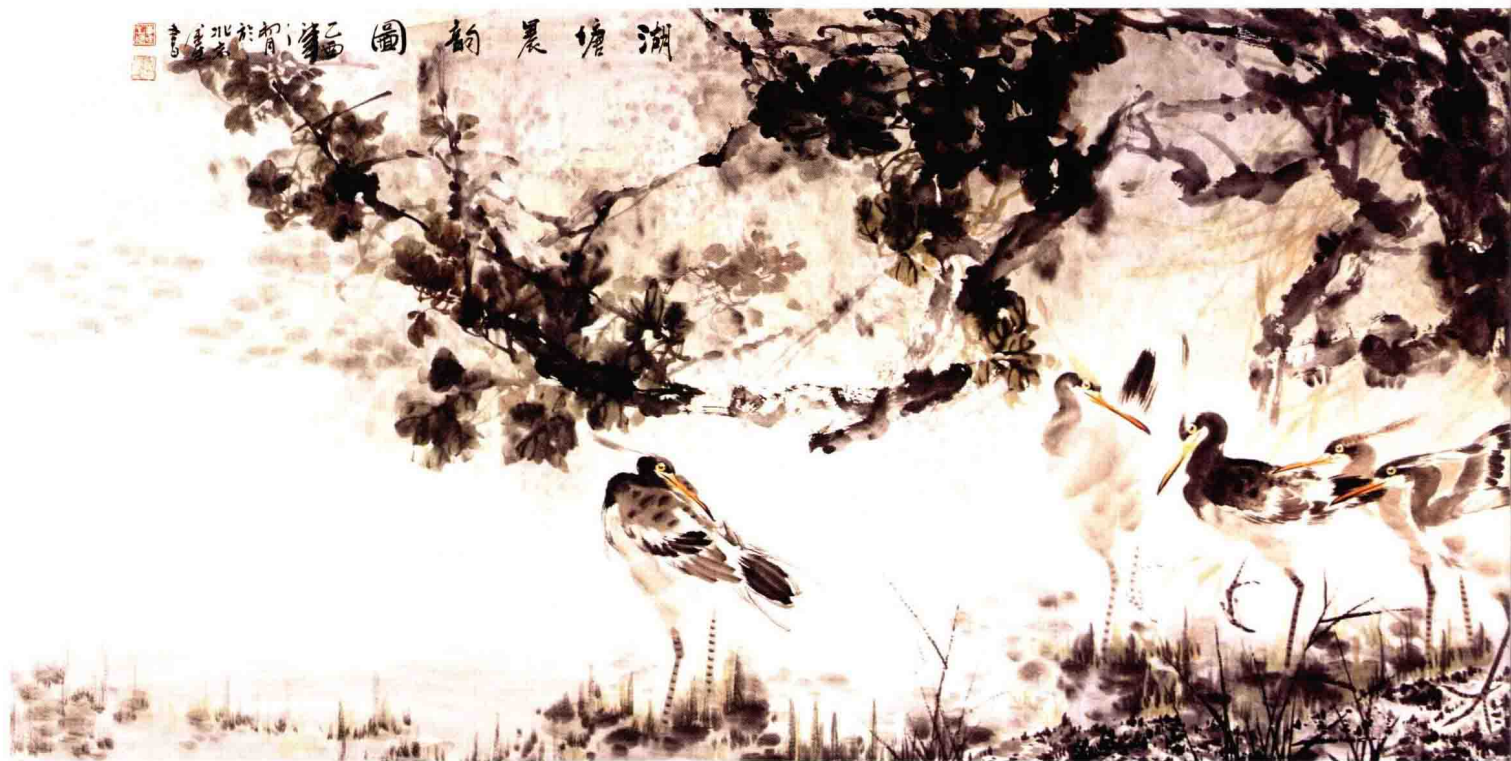


© 柿子熟了 2004年 纸本 141cm x 94cm



© 松风图

2004年 纸本 138cm × 69cm





◎ 湖塘晨韵
2005年 纸本
99cm × 244cm



◎ 谷传鹤鸣
2005年 纸本
118cm × 245cm

◎ 庭院清趣 (右图)
2005年 纸本
168cm × 75cm

